

# 蒲劇名家十三家

狐玉林 任重远 江羽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内容说明

蒲剧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戏曲之一。它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宝贵遗产，特别是须生尤以翅子功、翎子功、稍子功、髯口功、鞭子功、靴子功等特技见长，为其它剧种所鲜有。张庆奎艺名十三红，是蒲剧须生中一位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他是蒲剧承上启下的卓著传人，《蒲剧名家十三红》一书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感情记叙了他五十余年舞台艺术生涯和成才之路，该书既是一部真贵的戏剧史料又是一部文艺著作，特别值得戏剧界人士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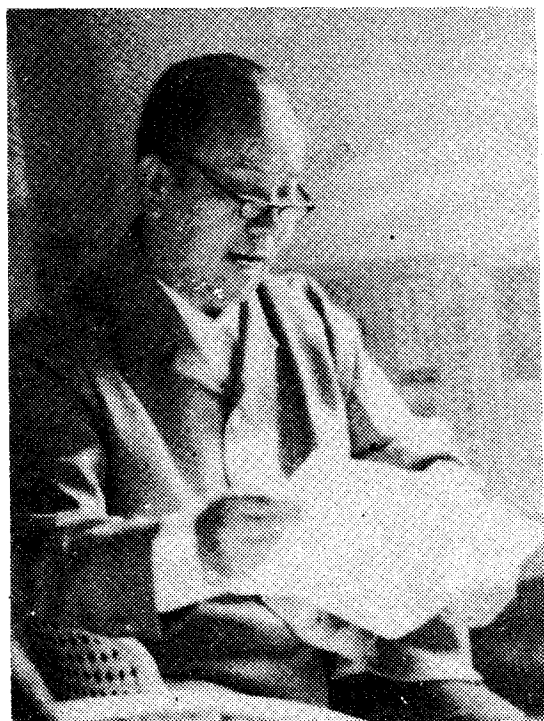
### 蒲剧名家十三红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临汾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00000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875插页6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临汾第1次印刷  
印数(平)1——4,000册

书号 ISBN 7-104-00125-5/J·75定价1.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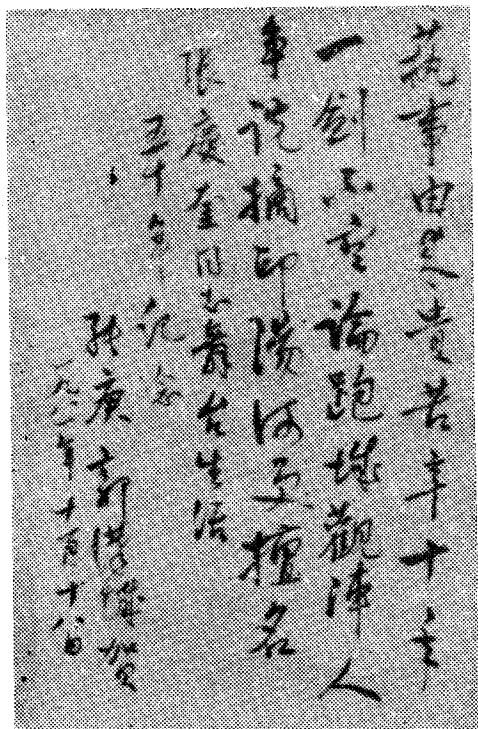


张庆奎（艺名十三红）同志近照



和国家领导人薄一波，康世恩一起合影

！张庆奎和郭兰英、张君秋、侯宝林、原月仙在一起（自右至左）  
张庚、郭汉城题诗





↑程 视 秋(上排  
中)、常香玉(前排左  
二)、张庆奎(上排左  
二)、王秀兰(前排右  
二)、贾桂林(前排左  
一)、程玉英(前排右  
一)和邓初民同志(上  
排右二)在一起

→《三家店》中饰秦琼





与夫人原月仙在一起



《十五贯》中饰况钟

《徐策跑城》中饰徐策



《红灯记》中饰李玉和





《四进世》中饰宋士杰



《麟骨床》中饰张治

# 序 一

李之冲

临汾地区的几位同志，写了《蒲剧名家十三红》。有志于为一个地方剧著书，为一个名老艺人立传，应该说是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蒲剧不但是山西省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剧种，而且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也是较古老的剧种之一。它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宝贵遗产，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它的表演艺术有着深厚的优良传统，特别讲究做工。比如须生尤以翅子功、翎子功、稍子功、髯口功、鞭子功、靴子功等特技见长，为其它剧种所鲜有。蒲剧拥有极为丰富的剧目和众多的表演艺术人才，它曾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艺术欣赏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以来，蒲剧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不仅有了一批优秀剧目，而且培养成

长了一批著名演员。

张庆奎同志是蒲剧表演艺术家，艺名十三红，是蒲剧五大名演员之一。我曾多次看过他的戏。他七岁学艺，九岁登台，十三岁出名被誉为十三红。现在是山西省临汾蒲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文联委员，山西省剧协理事，省政协委员，曾先后出席过第三、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张庆奎同志在五十余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勤学苦练，不倦探索，用辛勤的汗水为蒲剧艺术宝库增添了宝贵财富。他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在唱腔和表演上都有发展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唱腔宽厚宏亮，委婉纯正；表演深沉朴实，细腻大方，为广大观众特别是晋南群众所喜爱。他善于继承和发展传统艺术程式，成功地刻画出棱角鲜明富有个性的众多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手段相当丰富，不论造型亮相，提袍甩袖，弹须闪翅，翻跃飞挡都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的拿手戏甚多，以演《三家店》、《宫门挂带》、《黄逼宫》、《春秋笔》、《徐策跑城》、《麟骨床》以及现代戏《三里湾》、《红灯记》、《蛟河浪》等著称。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对张庆奎的《观阵》、《宫门挂带》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

张庆奎同志既是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又是艺苑中辛勤的园丁。几十年来，他耐心细致，严格要求，毫无保留地教授出白麦浪、郭泽民等一批青年演员。

介绍张庆奎的舞台生涯，总结他的艺术经验，对培养青年演员，发展蒲剧事业，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是很有益处的。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

## 序 二

郭汉城

我是蒲剧艺术的忠实观众。建国以来，在临汾、太原、北京等地，多次看过蒲剧表演艺术家张庆奎同志的演出。他在戏曲舞台上塑造的秦琼、伍负、薛猛、褚遂良、徐策、张治等形象，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的舞台形象之所以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与张庆奎同志表演艺术的造诣是分不开的。他扮演一个人物，总要作多次的分析研究，直到弄清楚这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他的精神面貌，他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他的遭遇，他的命运，他周围的环境，等等；并且把对这些人物的认识溶入角色的创造中。总之，他力图在舞台上塑造出鲜明的形象人物。在《三家店》、《官门挂带》、《出棠邑》、《阳河摘印》这些戏中，秦琼的忍辱负重、厚重有谋，褚遂良的正直、忘我而略带诙谐，以及在类似的遭遇中，伍负与薛猛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和

态度。张庆奎同志通过他的精湛演技，让我们看到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多面性，而且用那些毫不雷同的“这一个”感染着我们，引起我们对生活的思考。

张庆奎同志七岁进戏班学戏，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苦练，这使他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因此，他扮演一些在“四功五法”上要求很高的古代人物时，得心应手，想到什么，就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他表演的《三家店》中的秦琼观阵，不温不火，演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由于功底深厚，秦琼颌下的长髯、背上的双铜、腰间的鸾带、手中的马鞭都成为刻画人物的手段。他的唱腔高亢、宏亮、圆润，听来“血气为之动荡”，也非常有助于表现秦琼的英雄性格。张庆奎同志扮演的其他人物，同样不卖弄技巧，而是通过准确的形体动作和适合的唱腔，传达出人物的神情。他还认识到表演艺术的造型美，就更使观众对他塑造的形象难以忘怀了。

蒲剧的表演艺术源远流长。张庆奎同志继承了前辈的艺术成就，又有所发展、创造，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建国以后的三十年，通过不断的舞台实践，他的表演艺术达到了自己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代。对待艺术创造，他从不保守，特别在运用古老的蒲剧形式表现现代生活上，更表现了他的勇于革新的精神。为了蒲剧艺术的未来，他还重视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为此输出了不少精力。

张庆奎同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狐玉林、任重远、江羽三同志写的《蒲剧名家十三红》的出版，将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优秀的蒲剧艺术起有益的作用，是振兴戏曲的必不可

少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

一九八八年八月

## 序 三

鲁 煤

一九五八年元月，我冒着风雪严寒来到临汾，首次看蒲剧的演出。那以后，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年在北京，我又多次看过晋南蒲剧院著名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那时期，虽然接连经历了反右派、反左倾等政治运动，但由于有关领导部门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很好地保护了蒲剧院的艺术干部和五位头牌演员，使他们得以展示艺术才华、创造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开拓了蒲剧在解放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不消说，当时对于这些艺术家们的命运，我从末意识到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以后，经历了“天塌地陷”的十年内乱，我和蒲剧院的同志们断绝了联系。

一九七七年夏季，我再次来到临汾，看到的是“天塌地陷”的十年后蒲剧界仿佛房倒屋倾的一片破败景象。五位名

演员中的筱月来、阎逢春、杨虎山已相继含恨去世，幸存的王秀兰、张庆奎二人不仅分散在运城和临汾两个地区，而且身心健康受到摧残，都不能坚持正常演出了。庆奎同志患了严重的膝关节病，步履艰难，全靠手拄拐棍行走了。我，作为蒲剧院的老观众，面对这劫后惨相，追怀它的锦绣当年，不禁忧心如煎，担心起蒲剧和庆奎等同志的命运来了。

就在这年秋季，我看了蒲剧院在十年浩劫后上演的第一出古装戏《小刀会》（实际是半古装戏），庆奎饰演剧中义民领袖刘利川。刘利川领导上海人民抗击清兵及帝国主义者的武装镇压，弹尽粮绝，孤立无援，最后壮烈牺牲。庆奎同志以悲壮激越的唱腔和沉稳有力的身段，塑造出刘利川忧国忧民，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我深受感动。一方面是有感于剧中人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有感于庆奎同志的奋发精神——他是靠吃止痛片而坚持登台演出的。

一九七九年年底，蒲剧院进京参加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庆奎同志除演了新改编的《麟骨床》以外，还演了唱做并重，腿工繁重的折子戏《徐策跑城》。《跑城》本是阎逢春同志的杰作，但这次我看庆奎的演出，觉得也另有特色，成就很高。阎逢春似乎着重表现徐策老人作为这一场除奸斗争的参加者，急于上殿奏本，要求惩治张台的激愤心情，胸中仇恨如火，跑起来急不择路，节奏急促，激情洋溢。而庆奎则似乎表现出徐策忠厚长者的性格内含，显示出他看到薛家威风再起，使他感到除奸复仇已经胜利在握时陶醉，欢乐的心情，因而跑的步态悠然自得，节奏较为舒展、潇洒。我不由得被他那欢快的心情感染了。但是，当落幕

后，我到后台去看他时，我又听说，他是靠吃止痛片硬撑着跑下来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旬，在北京，我得到了山西省和临汾地区文艺界将为他举行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的消息，同时又听说，这时期他腿病加重，却还在抓紧传授徒弟。剧院缺少练功房，大冷天，他就迎着寒风、小雪，在自己的院子里教二十岁的徒弟郭泽民学《黄逼宫》——一出繁重的工架须生戏，他的代表作之一。他走不动、站不稳，由夫人原月仙搀着他作示范动作。一招一势，十遍几十遍，象鹞子翻身、踢腿等对此时的他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他也要亲自做。每做一个动作，疼得出一头汗。夫人劝他，说：“我来替你做！”他不同意，甚至因此急得对她发脾气。郭泽民心疼师傅怕他跌倒，有时候就只顾凝视他那哆哆嗦嗦的双腿，忘记了作动作，有时背转身去偷偷擦眼泪……

从这些事实，我感到他是一位刚毅的强者。他身上这一股刚毅力量从何而来？我怀着钦佩的心情想探究一下他心灵的秘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了参加他的纪念会，我又专程来到临汾，陆续看到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引起我想起一桩旧事。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随郭汉城等同志，自北京来临汾看他们排演《麟骨床》，曾到他家里去拜望他，当闻到他“文革”初期被游斗的情况时，他忽然爽朗地大笑说：“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得开的。”接着，他夫人说：那是“文革”第二年五月里，一天中午，他被游斗回来，满头大汗，